

多列士著
朱世綸譯

多列士自傳

傳記叢書之三
新知書店印行

多列士自傳

多 列 士 著
朱 世 綸 譯

新 知 書 局

傳記叢書

斯大林傳

巴比塞著
徐庸譯

尼赫魯自傳

尼赫魯著
畢來譯

拜倫傳

鶴見祐輔著
陳秋子譯

多列士自傳

多列士著
朱世倫譯

列寧傳

蘇·馬恩列學院編

新知書店印行



士 列 多

目次

第一章	覺醒	一
第二章	學習	三一
第三章	走向團結	五九
第四章	人民戰線的勝利與罷工	八五
第五章	忠誠於綱領	一一一
第六章	處在希特勒危險前的法國	一二一
第七章	共產黨人所要的是什麼	一三九
第八章	誰出賣了法國	一五七
第九章	維琪的一羣	一六七
第十章	人民的苦難與反抗鬥爭的開始	一七三
第十一章	法國人民的英雄戰鬥	一九三
附 錄	人民的考驗	二〇九
譯後誌		二一九

第一章 醒 覺

我的父親和祖父都是礦工。對於兒童時期的一切，能想得到的也就是那些艱苦的工人生活：痛苦是很多很多，值得歡欣的是極少極少。平時所看到聽到的乃是黯淡的工人宿舍，石塊砌成的走道，和被幾百公尺長的地道走得疲勞了的礦工們彳亍的步伐，有時聽到手提琴的演奏，賽跑遊戲，和逢會時呼嚨呼嚨的音樂。在這樣單調無趣的地面上，最強烈最尖銳的刺激着我的，是那些染着黑色或是青色斑點的車布的行列，它延長着放在廠棚裏的那些白木棺材的遠景。我看到無數的男人、女人和小孩子在廣場上來回的奔跑着，碰撞着，擁擠着。憲兵們守着廠門，衝散那些哭嚷着擁來的人羣……以後我的記憶系統了些，清楚了些，景物和色彩也就顯得更明顯清楚了。我是差不多同這個世紀同時生的，——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八日生的——那時我只有六歲呢……

……一天，我也同往常一樣，正在同鄰居的孩子們在玩耍，突然聽到一聲震耳的轟炸聲響，繼之而來的是遠處嘈雜的釘鞋踏着碎石的聲響，這引起了我們的驚訝。大家都急忙的向着同一方面奔跑！我也同他們一道跑去。覺得這種跑着跳着是很好玩的，一時趕上了氣喘着的老人，又趕過了抱着嬰兒的女人。人們在叫：

——這是在谷里埃！是美里谷礦阱！有一千三百人死了！

這是在一九〇六年三月十日，那天，我用盡小小腿腳的力量，在冰冷的濃霧裏跑了七公里，從諸埃勒·歌多的工人宿舍，順着到朗斯的大路，跑到美里谷。在附近村莊裏的礦工都停下了他們的工作，婦女和小孩子們互相碰撞着，互相詢問着，圍攏着，混雜着，激動着，像一羣處在死亡陰影籠罩下的潰軍。

到了美里谷，開頭我沒有看見什麼。人潮停止在高插着鐵柵的長磚牆的前面。在鐵柵後面一些黑色的人們在那裏忙亂着，他們把頭套在一種奇怪的面具裏面。遠處，在霧色朦朧中，露出礦阱上的鋼骨架子，機輪已是靜止着不再轉動了。飄動着的潮濕的煤氣、燒焦氣味、火烟氣味，更加重了這種情景的悲慘。很快就盪起了一陣哭號，咒罵，女人們披頭散髮的狂叫着，激盪着。大家叫着要衝進鐵柵。憲兵騎在馬上向人羣衝來。但是密集的人羣却寸步也不肯讓。四面八方盪起着尖銳的叫聲：

——告訴我們真實情形！……告訴我們出了什麼事情呀！……讓我們親自看看！……讓我們進去！……

——我的丈夫在阱裏啦……

——我的孩子們在阱裏啦……

——我的一家人都在阱裏啦……

我記得以後我同別的孩子們弄得筋疲力盡回到村裏，我們經過了很久的時期，沒有玩耍沒有吵鬧……

再後幾天，我又到美里谷去。在那裏，有很多的憲兵，人們都戴上了黑紗。許多人家的門前都有人在哭泣着，孩子們緊緊的靠在母親身邊。在附近村莊上，在沙洛密內，在比里·蒙底尼，都是一樣的情景。到處都把車棚變成了停棺材的地方。人們帶着驚嘆的口氣在談着從外斯特法里來的救護隊。

再以後就是在雪中舉行的悲慘的大出喪，不幸的犧牲者們的安葬禮。

這個可怕的災禍震動了整個法國。在很久以前，這一羣黑色的人民（礦工）就怨訴着他們的工資不夠生活，工作太苦，安全條件不足。他們憤怒地責備着廠方。而這一千三百人的阱下慘死，又增強了這種憤怒。在死者安葬以後不久，貪心的廠方調派其他工人接替死者的工作，去作新犧牲品。失望和騷動從這座工房流到那座工房，這些殘存的工人們一致拒絕；罷工於是爆發了。

形成了一支真正的佔領軍似的佔領着礦區。

在路上，在村莊裏，這些罷工的工人組成隊伍，凝結在一起，列成長長的隊伍。這不像三月十日那樣瘋狂似的紛亂了；有些人們面帶悲愁的喊出他的憤懣，有的以低沉的聲音談着那些最近

長眠在墳地裏的死者。

有一次的示威遊行，紅色的旗子高舉在前面，在埃南——里埃達的路上，遇到了憲兵。這一天我母親進城，帶着我同我的妹妹和弟弟。我們參加在游行隊伍裏前進着。突然，隊伍前面猛然停下，發出喊叫聲，口哨聲，人羣中起了猛烈的騷動，狂奔起來。這是憲兵們襲擊了過來。當我看見巨大的馬的身影從我頭上跳過的時候，我昏眩地跌倒了，母子們也被衝散了。

我爬起之後跑到一個人家門後面躲着，看見一個巨人舉着他的指揮刀，放縱他的坐騎衝進一隊逃走的人羣裏去，把他們衝倒，像短木棍似的在地下滾着。有的罷工工人拖住了馬的韁繩，其他的人們躲進了院子裏面。在遠處，士兵們刺刀上在槍上，帶着他們藍紅色的帶子，他們也像我祖父的那張關於佛密屠殺照片上的情形一樣。（佛密是法國北部一個地方，一八九一年五月一日，罷工工人向市政府請願，廠主指使軍隊向示威者開槍，打死了十個工人。）……

整天，憲兵在我們的村裏巡邏着，傲慢地從窗外張望人家的房裏。我母親終究找到了我，她把窗簾拉上。我們都在房裏，在黑暗裏，聽着指揮刀碰在別的東西上發出響聲……有些示威者被捕了，有些受了傷。

罷工支持了近兩個月——整整的五十二天。這是極苦痛極貧困的兩個月，是悲愁與憤怒交織的兩個月。這就是礦工的命運：平時作着疲勞的夜間的地下工作，遭到殘廢、壓死和毒氣毒死。

等到極度苦痛的時候，他們喊出他們的不幸來，可是武裝來了，來壓着他們就範！

在罷工的時期中，我的祖父克萊蒙·博德里會盡了他所有的一切力量。他是一個工會老會員，在巴斯里（Bastu）開始創辦工會時他就加入了。我很歡喜聽他的敘述。他向我敘述他的生平和他所經過的鬥爭。他的一生，差不多完全埋沒在黑暗的礦井裏，但是却比在日光下所過的一生還要更輝煌些。在他一生中最光輝的一點就是他對於工會和工人階級的深愛。那些罷工、戰鬥和奮鬥，那些反抗工頭、廠方、憲兵和軍隊的頑強鬥爭，都還鮮明的留在我的心頭，在這些使人興奮的記憶中，巴斯里和蓋斯德（Guesde）的名子，像一面閃耀着的光輝的旗幟。聽了這些敘述，使我很早的成熟了起來。

祖父強烈的反對「假兄弟」（工賊）和「青年」總工會，他擁護巴斯里和拉芒丹（Lamendin）的「老」工會。這兩個工會對立的很厲害，時常打架，並且在法國北部，舊的幫口的對立是牢不可破的，時常互相殺害。我不明瞭爲了什麼礦工如此的互相攻擊，但是我深深佩服他們的勇敢剛強，那種毫不吝嗇的爲工人理想而服務的英勇精神。祖父和他的同志們不感疲倦的從這個阱到那個阱，從這座工房到那座工房不停地去徵募會員；他們要爭取每個人，他們企圖克服有些礦工的不正確觀念，拔去他們的漠不關心，奴隸性和愚昧無知。他們遭遇到有些工人的頑抗，遭遇到有些工人的畏懼胆怯，遭遇到廠主的憤恨和威嚇，也遭遇到工人間的分化不和——在朗斯和谷里埃

兩地「普魯蘇份子」(Brouchoux的總工會會員)的影響是很大的。我的祖父在一九三一年因積勞成疾而死去了，他死時是七十一歲，「一直是工會的會員，他在我的心裏刻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引導我走了第一步，他教會我從事於鬥爭，我要在這裏向他致敬，向一個樸素、勇敢、完美、忠實的戰士的活的化身致敬！

他是帶着無保留的情感，熱烈的信念，無限的忠誠，爲了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供獻出他的一切。在他微薄的工資裏，雖然這點工資還要養活十個孩子，但是他毫不吝惜的首先拿出應繳的工會會費和捐款；其次每週拿出二個「蘇」(錢名)買他愛看的報紙「北方的晨鐘」。

在他年老的時期中，他經常讀着共產黨的「團結」報。

我們所住的房子，同其他工房一樣，它那單調的形式和一線的排列，更增加了這北部平原上的單調和憂鬱氣氛，那些泥土和木板造的房子，那些污穢的東西，以及工廠煙囪吐出的黃色和黑色的煤煙，使得景象是那樣無望的悽愴。諾埃勒·歌多在大戰前是一個住着三千人口的村鎮；住的是礦工、鑄工和「納稅者」，就是說，一些種地的莊稼漢。

杜熱的第四號礦井在戰前有一千多礦工。鉛和鋅的冶鍊廠是建築在上德勒運河岸上，它是屬於馬爾非達諾和旁納瓦亞礦場的。礦砂用運貨船從水道運到冶鍊廠裏去。

我的祖父在礦井上工作，我的父親是在廠裏作工，就在那裏他得下了鉛毒症。他本想逃避那

礦辦的毒瓦斯而在廠裏工作，可是終於還是中了毒。

四歲的時候，我上了小學。第二年，在我的生命中遇到了一件大事：第一次我在無產階級人羣的面前說話，這裏應當說明一下，這是在學校紀念日孩子們演的戲劇裏面說的。

在家裏，我也同其他工人家庭裏的孩子一樣的過着尋常的生活。從懂事的時候起就作起事來，礦工的孩子們懂事是懂得很早的。用我父親的工資，和一個小菜園，二十幾隻兔子的收入，我母親維持着一個小家庭的生活。大人給我的任務是很容易作的：到田裏拔喂兔子的青草，到路上拾糞上園子，以及照應我的幾個小弟弟。

在我們貧苦的日常生活中，也有快樂的閃光：節日、逢會。啊！逢會，我們事先長期的等着它的到來，等到第一聲行商的車子一響，我們就坐不住了。一出校門，我們就急忙的跑去看人家騎木馬和那些木板造的小商店。用手指頭大胆的去觸木馬的鼻子，拉它的尾巴，尾巴是真的馬尾毛作成的哩！有一個「蘇」就可以騎在木馬上跑一次！我們聽到音樂，打靶子的槍聲，壓彩店的輪盤轉動聲，咖啡店裏醉酒人的快樂的歌聲，村子裏野孩子們的喧嘩聲。我們瘋狂似的過一天兩天的生活。以後又恢復先前的灰色的生活……

在我家裏也同在別的工人家裏一樣，大人們差不多每天在談着日常困難。物價不停的在漲着。在一九一〇年九月裏，礦區爆發了一個反對漲價的運動。

這個運動很快的傳到了我們的村裏。家庭主婦們從這家到那家的跑着，想組織這個鬥爭。我們的母親就是其中最積極的一個；在一次的會議上，她被選爲我們鎮上的代表。

示威的人在鎮裏各街道游行着，前面打着紅旗，人們喊着：

奶油三十「蘇」！

牛奶四個「蘇」！

雞蛋廿六「蘇」！

（雞蛋一項是指十三個蛋的價錢。也就是一百個雞蛋的八分之一，或半個四分之一。那時是這樣賣的。）

人們從這個商店跑到那個商店，要求他們實行這個價錢。

有一天是逢市，幾個村鎮的主婦們決定到埃南·里埃達城去。在他們到後不久，賣主同主婦們爭吵起來了。有一個陳列商品的案子被推翻了——這是信號，於是到處蘿蔔、馬鈴薯、水果飛上了天。我們小孩子們於是雙腳跳進雞蛋筐裏；在這快樂的破壞時候，凡是什麼好的東西被我們看見，碰在我們手裏，就被像拋炸彈一樣的亂丟。

我們當時不懂得物價高漲真正的負責人乃是大資本家、投機者，他們這種人又一次成功的把消費者的憤怒，轉向到那些可憐的小商人身上發洩去了。

在反對物價高漲的示威過程中，在比里·蒙底尼，警察打死了一個名叫第厄當奈的工人。爲了帶孝和表示抗議，所有的婦女都戴上紅色和黑色的帶子。

我到了工人兒童開始作工賺點錢幫助家庭的年齡了。

村裏的農人僱這些孩子們幫他們鋤草。我們拿着一個小鋤頭，一道的去鋤，眼睛町在地上，兩公尺兩公尺的去鋤除那些白朮和野草。在農人的監視下，我從太陽出一直作到太陽落，作的筋疲力盡的走回來。一天得到的報酬是十四到十五個「蘇」（十二小時）的工資。在這時我會第一次同僱主發生了衝突。

——多岩斯小鬼，你比別人都小些。我不能夠給你一樣多的工資。給你十個「蘇」吧……

除了學校的課程之外還有教理問答的學習，我的父母雖然不信上帝，但是大家的慣俗都是這樣，小孩子們要受洗禮和舉行初次領聖餐禮的。本堂教士選我作合唱隊的隊員，我在這裏也可以得到幾個「蘇」的報酬。

一九二二年七月開始我生活上的新時代。我領到了畢業證書，不必等到十三歲就可以到礦上去工作了。我在學校學習的成績（第一名）使得我可以提早一歲到礦場去工作。我於是被僱用在第四號礦井上作檢石子的工作。

工作並不複雜，但是要很當心才成，鐵篩篩過的煤到了面前，就得很快的檢去上面的石子。

這是按件付薪的工作。一個好手一天可以賺到二十五到三十個「蘇」。

十二月四日，這是礦工們每年要慶祝的節日——聖·巴伯節。在十一月下半月，爲了多賺幾個錢，礦工們每天要多作半個工。在十五天長時間的工作中，他們可以從九十、一百個佛郎增加到一百八十、二百個佛郎，我當然也同別人一樣的增加了工作時間；在這十五天裏面，我每天要作到十二、三個鐘點，工資從十七個佛郎增到三十個佛郎。

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，當聖·巴伯節前加工的十五天一到，罷工爆發了。人們把這個罷工叫做反對「長途賽跑」（指長時間工作）罷工。巴斯里的老工會同總工會混合起來了。這個被共同領導着的罷工只罷了幾天，地下工人工作八小時的法律於是被尊重了。

消遣的機會是很少的，許多青年工人加入了市的音樂隊，我學吹的是小喇叭。我們戴着漂亮的鴨舌頭帽，列隊在路上走着，吹着最悅耳的調子。差不多每個星期日，我們都要到鄰近的城鎮去演奏。後來有一次快樂的出遊機會，是到海邊去演奏，可是事先要一些準備，於是一星期有幾次的演習。

有一次演習完畢之後，隊長向我們報告沙拉孚的刺殺案（奧國太子斐迪南被刺），這是在一九一四年六月的一個晚上。

有些人感覺到戰爭的危險，但是大部份人都不相信因這會爆發戰爭。

——戰爭？你想像的！在我們這樣的時代，這是不可能的。用現在的武器來打仗，只要打兩個月大家都被打得乾乾淨淨……

八月一日星期六，教堂打起了總動員的鐘來。一羣一羣的人站在到處所貼的白紙佈告前面。我的叔叔萊翁第一天就出發了。從此我就再也見不到他了，聽說他是一九一五年死在布塞若的。我的另一個叔叔愛德蒙在開戰後第三個星期中就受了傷，這是在冒昂熱的戰場上，後來被俘了去。他被俘後送到西里西亞鐵礦裏去工作，因在被俘的期中得了肺結核，不久也就死了。還有一個叔叔，是祖父的第十個兒子，遠在一九〇八年就得急病死在宛杉地方的聯隊裏。

動員之後，礦上還是開工，但是礦工的數目很快地在減少着。不久也就停了工，因為接到命令要把礦阱裏的馬運上去作軍用。

憂慮統治着村鎮，消息都是壞的。正開始時我們想戰爭離我們還遠呢，還在東部的幾百公里之外，在阿爾薩斯，在羅蘭呢。到德軍侵入比利時，才引起了大家的驚慌和憤怒。比國的列日和納繆的堡壘大家都認為是不可攻克的，可是被德軍佔領了。有一天早晨，大家聽見砲聲，軍隊在路上開始巡邏。這是八月二十六日的事。在那時當地還沒有連續的防線；只是杜埃的後備軍防守着這個地方。第三天德軍開向朗斯。

一九一四年九月三十日，當德軍洶湧難擋的時候，我同祖父離開了諾埃勒。凡是十八歲到四

十八歲的男子和健全的人全體撤退。我跟着祖父就此離開家鄉。我母親留在家裏，她在我臨走時給了我她全部的財產，一共四塊一百「蘇」的錢幣，（共值二十個佛郎），因為她覺得再見面的機會是太少了。以後，在四年之後我才重見家人。在這四年多的時期中，我沒有得到過她們一點消息，她們也是一樣的，毫不知道我的下落。我們住的那個鄉鎮，就是處在德軍戰線的緊後邊，到戰爭結束時，它已經差不多全被毀壞了。

我同祖父離開諾埃勒之後，在北部省的路上流浪了一個月的光景，被軍隊的浪潮沖來蕩去。我們流蕩在巴德加萊省，北部省和阿芒蒂埃、聖鮑勒、貝丟納等地，好像有一種神祕的力量，它把我們縛住在這個我們出生、成長、和工作的故鄉，雖然戰爭幾次的把我們驅逐，但是這神祕的力量幾次地把我們拖回，拖回我們不願離去的故鄉。

不幸好像還不够深似的，憲兵們還追逐着我們，壓迫着我們，不使我們走向那被血染的、毀壞的、凌亂的戰地，雖然這都是我們的國土。在夜裏，我們睡在穀倉裏。我們吃的是從地裏拔出的馬鈴薯。在路上碰見英國士兵，他們就分給我們一點他們的罐頭牛肉。在奧賽勒地方，一個社會黨的礦工把我們留在他家裏住了幾天。

我認識了戰爭——這並不是那些埃比納書店（Epinal）的名畫，不是第一帝國的衛兵，不是埃區蘇芬（Reichshofen）戰役中的騎兵（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時的），不是戴魯賴德（Derouledé）法